寓林集

寓林集卷之十一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傳

茅鹿門先生傳

先生諱坤字順甫吳興華谿人其先有千三公者元末爲池州路總管慷慨多大節棄官而隱邑之埭谿以治寠爲業道華谿飯而沉其盂曰天命之遂徙家華谿歿爲鄉社神茅氏于是乎稱神明之冑代有隱德再傳而爲高祖得閒公孟麟者好客善詩歌而倜

儻負氣略力農起家以任俠嗣千三公而興是爲南谿公南谿公丈夫子三伯乾南寧府別駕季昆大寧都司叅軍伯宕不事詩書亦以俠聞季喬有心計亦以農桑起家而文章之業創自先生乃先生所名世不獨文也先生生而白皙清揚秀目美鬚髯頭顱如覆盂方李孺人舉先生時南谿公若耳霹靂聲驚投地識者卜其名滿天下矣稍長從塾師爲儷語應聲出性頗異姝倜儻自喜讀書務大旨不屑爲句讀而好湛深之思思至或不自知亡失衣冠鄰媼有失疏

者疑公呼而詈先生抱膝伊吾弗聞也年十六以尚
書補博士弟子員令戚公奇愛之爲之引坐上加冠
名蔚起與里中吳公一儒深相結益發憤帷中而調
高絕辛卯試罷歸南谿公怒不懌先生惶恐伏謝曰
兒師心未師人惧也乃去苕霅負笈涉錢塘師事來
公汝賢憬然寤曰是矣是矣文務檢押其氣而裁于
法縱其聲令轉于法外益好讀古人書而是時元配
姚孺人又不難脫簪珥佐之市書業成甲午舉于鄉
時年二十三初直指張公大詫異先生才會有齕之

者抑置第十一乙未試春官罷歸大肆力古文辭戊
戌舉進士是時經房李中允亦輒大詫異先生才主
者覽對策多譏切時政語抑置第十三而先生才名
則益噪長安諸公卿間忌者格不得前殿廷試中吉
士之選會　肅皇帝好禱祠才人以清詞幸執政貴
溪公意且私先生先生昂不就恨之抑而授青陽令
青陽民桀驁健鬭逆車下訟者纍纍及諸臺使所下
凶慮千餘章先生一切報罷惟廉其豪喜訟嚇民者
立斃數人民大悅盡兩月而播神君之聲坐南谿公

憂去母李孺人復相繼病卒先生相繼孺子啼無晝
夜遂患痉悸而觧者曰亾者所爲不亾子在耳先生
于是强起服闋會分宜執政又雅習先生才將屬之
而客具以茅令强項爲言乃止補丹徒丹徒旱大饑
鄰境稍登者下遏糴令嚴穀騰貴諸桃山田饑人骨
相籍先生乃爲檄力爭之請罷閉糴令出庫金遠市
穀平其價民稍稍便仰食又從度支請折課留粟民
間于是議賑而虞里胥爲奸單車走封內爲諸餓夫
跋涉山巖谿谷累旬月所全活萬八千戶而以所蠲

與折而羨之領盡歸之杭山瘠田爲薄其稅江淮吳越諸州郡亘數千里赤旱得先生議輙下有司著爲令俱得以苦饑詳姜尚書寶荒政碑中已召爲儀曹郎未幾改司勳海內人推轂文學吏治無能加先生上而忌者亦遂投袂起是時華亭徐公爲少宰徐公向以詞臣視學兩浙每卿先生從衆中漫然稱門下士不恭會廬居聞先生且過弔大喜盛張具召客先生偶中道病不至益大懟恚之而談者遂伺其意中先生謫判廣平廣平古趙地多悲歌感慨氣而先生

以遷客從事相感憤益讀生平所未竟書至披衣挑燈讀熒熒達曙光不休為文益沉雄未幾遷南車駕郎尋轉儀部郎會同年給事萬公滇人發華亭陰事書上慮禍叵測以老母幼子屬先生而讒者謂先生修前郤嗾給事華亭益憾入骨會粵府江部諸夷亂據鬼子等寨出剽掠殺陽朔令　朝廷方議大征難其人竟徙先生往人為先生不平且難之先生慨然曰夫憾我者且文弱我而詐死我哉丈夫身許人何避為竟仗劍往時督府應公聞先生至大喜曰茅公

來何憂百蠻夷竟檄先生署其部先生乃前借箸曰大征非十萬卒不可必羽檄諸道兵形情張彼且得為備伏走險持我計以如用鵰巢法若鵰之匿無形倏出戰若擊雉兎然顧假便宜不煩束矢斗粟可得當報督府大稱善于是退而勒部下得五千人什伍簡練之復時時椎牛饗士縱出獵狡兎飛鳥諸夷習押之不為戒則又募死士入盡圖其山川扼塞險隘狀乃部署諸戍兵分七道出授符約刻日次第發或邀或遏或脅或突或背或遊繞亂之獨勁兵當賊衝

卒發且備械之日朝廷十萬兵誅鬼子砦之殺朔陽
令者他無動諸夷首相領膽落我師竟拔圖進連破
十七砦明日克鬼子擣其穴斬俘數百計還所侵掠
田廬男婦牛馬十餘萬捷聞　天子嘉其功加應公
大司馬晉公爵二級吏民並祠兩公陽朔語具王尚
書宗沐碑中于是備兵大名使者之命及矣大名北
抗虜西衛畿輔朝論籍重知兵者屬先生先生以故
所簡練身兵法簡練之而身不難虛已延納壯士于
時河北諸豪及草野亾命亾不延頸願隷幕使君麾

下効衆力而先生盛名日翔起忌者益思所以中之御史按粤者故華亭客乃蒐軍興時毛瑣上章竟報罷中外文武士莫不扼腕嘆謂荐公有大造于粤不損餉遺鏃揚咸千里而反以獲罪究哉然先生初弭節大名夢黃冠羽衣相招搖歌白雲響答山谷間竊而語姚孺人追歸夢驗先生爲之爽然遂退而作鳥人傳三盃 一以自遣有終焉之志矣顧其博負奇略時亦有所約結不得吐四方諸賢豪亦廚時就先生論國事先生立書數千百言應之會海夷內訌東

南大騷動新安胡公宗憲從直指超拜御史大夫來
視師與先生氣類胡公多將畧威熠熠撲人見者屏
息獨嚴事茅先生多所擘畫竟以是蕩巨寇戚東南
功亾何胡公獲罪下詔獄諸與游者多蓄縮去先生
獨出所著徐海本末發憤上書累萬言盛訟胡公功
其過特杯酒醉飽事不足錄海內以此習知胡公今
東事急　朝廷追胡公功世爵其子孫先生之力也
先生含中兒向以胡公故横里中先生故豪宕畧細
謹弗問臺使者龐公收三人置之法而先生始聳然

曰奴負我中亦無所憾先生之伯子翁積有絕世才
又元配姚孺人所驕也數以不得意游于酒人博徒
劍客間放浪聲伎時時擊筑拔劍爲豪吟竟以豪被
收先生爲仰天嘆息流涕不自已曰才而見殺安用
才于是日夜勉旃仲子國緝叔子國綬干學叔醇無
兢而仲子鑱心腎嘗膽臥薪銳意修文勤古人之道
壬午薦鄉書癸未成進士爲章丘令以循吏著不減
乃公之冉徒而季于維後起天才儁異頡頏古作者
先生顆然曰吾失之身償之子失之伯償之仲若季

可以適矣爲園宅之東距百武栽花蒔竹穿池築山偕二三朋好婆娑其中賦詩圍棋遞相進丙夜不休客倦聽其去性不善飲數酌輙頽然晚年與更佳頗伊歌者飄裾趾屣彈琴鼓曲輙調笑終日書法不必盡按古恣筆所投頗遒宕如其人持縑與箋乞者立刻飛灑盡爲之掀髯而起西湖六橋花事勝歲一再過三五游冶紫騮絳衣飛舞芳樹下而先生以韡冠鳩杖雜沓其間望者疑其爲神仙中人也自仲子入西臺先生意彌適已聞先生病瘍急乞歸終者輙掇

浮語中且移官先生亦復無所慍顉自視神王不足
縈仲子懷抱促仲子及壯年早自鞭策樹鍾鼎之業
竟乃公所未爲不空乂家食且曰兒遂老矣我哉仲
子自維退則傷翁意進則傷人子意徘徊輾轉且進
且退者十年而乃起得水部南都去君詧不甚遠可
以時定省而先生猶慮仲子懷歸乃鼓擢過白下尋
壯年所涉覽牛首燕磯諸勝顧瞻陵寢宮闕慨焉嘯
歌有疇昔之感一時公卿攜尊罍抱牘扶策相慰勞
山中上下議論者無虛夕無不人人厭所欲去返舟

徒故吏民子孫多斑白傴僂者皆驚詫相聚觀昔者仁明父茅公仙人耶何至此先生一一與酬對無倦歸而九十春秋矣仲子韡請爲壽四方親朋稱觴敝頌者鱗次雲集極千秋之快而先生尚嗚咽涕洟痛其先子之不及一日祿養也冬十一月辛卯對客奕棋罷忽忽不快越夕雨室微暗先生猶呼仲子語曰昔嘉靖某年雲南晝晦者三日遂有庚戌之難今者晦國殆有憂乎又七日不火食而去無一語及私云嗚呼先生眞可謂異人矣某自弱冠從先生游兄事

仲弟畜叔若季所以事先生非一日先生所以國士我者不淺至歎息不遇爲揮淚泣數行下顧竟莫能一端名先生也天下人讀其白華玉芝之集所推本六經刻畫史漢下及歐蘇諸大家以爲當世文人江淮燕趙間稱說其治丹徒則爲循吏提十萬兵搗百粵呼吸神鬼而猶以其餘佐胡中丞靖海夷則以爲名將廉于官而豐於家也綮巨萬子孫食租衣帛銖銖而積之則以爲有陶朱計然之術所師業師來公公車師錢公李公及故交吳公與里中嵇生李生錢塘

之青門山人吳之寒泉子詩故人雅流不可枚舉迮者于身遠者其子孫爲買田宅丘壠破千金無倦色則以爲諡士其至者南谿公之去幾百年矣饗祀譙會春秋霜露之感語及未嘗不泣下而宗之人千指爲之輸租賦緩急生死兄若弟白首無間言曩所云始祖于三公者爲捐千金建祠以終南谿公之志又不失爲仁人孝子迨婆娑名園嘯詠物外則又庶幾乎古之達生者巳蓋先生所得天全其博大磊落之氣不爲小材纖智而實未竟其用隨所感觸直達其

故無回互隱伏故激而爲文如怒濤洪流不可止其當官居家奉先教子孫皆此類居嘗觀先生所裂背解願揺唇抵掌若雷霆擊而風雨至其過也則巳矣世人不知疑于魁岈踞侮又甚者以爲其中捭闔不測而不知先生所磅礴浩衍與天爲徒者也眞所謂特禀異氣者哉

黄汝亨曰先生葢晩年號髯翁敬事醒神子不知何許人世皆傳爲威寧伯服神仙藥不死者狂者又詆爲社公而醒神子衣冠鬚眉皆奇中深深如也所挾

養生靜秘之術先生皆一切不問第曰吾學醒神子而已歸之日值雨晦猶不忘憂國瞿然于嘉靖庚戌之難唐司諫順之所稱于三公者仕元多慷慨大節兼官而隱以遷于華谿蓋水木所源本爲茅氏古公遠矣先生之諸孫元禎而下翩翩多才者不具論云

吳叔良先生夫婦孝節傳

往予讀書吳興之璉水與吳用修相莫逆時見用修忽忽不樂無故而眉攢于睫淚交于頤怪而問所以用修仰天泣曰天下豈有亾父之人哉則又仰天泣

曰天下豈有亾母之人哉予怪問之子匪父何以子
而母夫人在也稱亾者何用修泣答曰念祖蓋四月
之腹遺孤也吾父歿于孝四十年往矣而淹在淺土
吾母老于節七十年往矣而堙滅閭巷間弗彰也孤
非人子耶有子而名不立吾父母卽千載存而子則
亾之是以泣也予益驚訊其事用修泣不能答友人
茅鷹卿從旁代用修言用修之父爲叔良先生諱人
驥而大父太平公某也太平公以清特聞歿官下其
家固壁立而太平公故嘗發里中盜置於法盜父子

爲慝恨入骨乃集羣盜睨月下排戶入而獲吳大母叔良倉惶奮身越垣墻赴救爲同匿者還抱掙不得前乃升屋大號賊怒發流矢中左右股又中偏頂墜地叔良被血鏃匍匐抵母所賊皆露刃立叔良忍死前掙母令磬搜筐中簪珥奉賊不能得百金無以飽賊賊益怒其餘黨復自外發勁矢中右脇會救者至賊去母幸無恙越三日竟病劇死是嘉靖之庚申十月十五日也叔垂絕無他語若謂以身易母固當第顧其伯仲曰訓吾子時年二十有七其配談孺人見

叔亦慘痛甚願以身從者數矣解之者曰而忘姑耶而夫死捍之而生背之可乎且不聞而夫垂絕訓吾子語乎兩孤在抱一孤在娠不有撫也其焉用訓于是孺人忍弗死仰以極甘温之奉事姑令忘其老而俯以攜襁褓兩孤居頃之所稱四月娠者兒生即用修也乃日夜撫三孤于成而督誨之俾若伯仲父之訓淺㷼夫君于太平公墓傷而未有以墓也曰俟諸孤成立令覩其父入三尺土無憾而三孤者各次第壯有室伯與用修後先爲諸生用修砥名行博學方

閭閻于海內海內賢士大夫莫不折心延頸願與之交而尚棲遲絀一第吾里中人則莫不哆言以叔之孝母之節即一死一生而慷慨于四十年以前堅忍于四十年以後其相成相立若挺松栢而揭日月即微有子庸可没乎而况有子若用修者乎奈何用修既窮愁不能展所欲爲而吳公夫婦且堙没閭巷間也用修所以仰天泣也黃子曰吳公夫婦既有其孝節于浮名何有哉用修以四月腹孤砥名行聲施文學抑何忝吳公夫婦子也故事民間有孝子節婦自

三十內及五十外者疏聞　天子爲旌其廬而異之
則是振風紀磨礪世教者之事于吳公又何重輕焉
雖然流俗人附聲利而論者牽文法吳公孝節事核
矣謂年遠家貧沉淪者夂之賴郡太守陳公持其論
乃聞于所目覩居節婦茅氏少年夗殉其夫又以其
家富厚遲弗決嗟乎民之秉彜于富貧何涉焉于故
具論之

祭酒陶先生傳

先生諱望齡字周望別號石簣人稱石簣先生系出

潯陽先生徙越之會稽郡自宗陽公始詳具家乘中自宗陽公累傳而爲先生父曰泗橋公諱承學由丁未進士歷官南大宗伯致政歸母王太夫人宗伯公備兵九江時王夫人夢雙鶴唳于庭覺而娩遂舉孿子長者爲先生云先生生而岐嶷即在穉年作止儼成人五歲人試以句曰中舉中進士應聲對曰希賢希聖人其不凡如此既就外傳問所親曰吾欲爲聖人如何則可所親湯應之曰學聖人必危坐危坐者跪坐也乃跪坐竟日不敢起宗伯以右方伯之官河

南族寡母陳貧而貞攜與俱陳道病欲歸太夫人憐
陳與俱歸試問先生若從父耶從我先生拱而答曰
男子從父時甫七歲耳遂與仲子益齡行益齡亦止
九歲共昇坐案日相酬答皆世外語聞者不解自後
從宗伯公官舍虀鹽不厭與其兄讀書譚道怡如也
十七補邑弟子員于時七才子名横一時先生與姨
子謝開美友遂相與窮討百氏思擅埸古文詞十九
贅于商人長安徧交諸名公諸名公亾不非常目之
會宗伯解官歸益齡且下世先生退悲慟其兄進而

侍宗伯公百方慰解壬午罷試復之長安甲申復自
長安歸時閩倣庸林公視學兩浙見先生牘大奇之
乃檄冠其先所試士弓康明年以第二人舉于鄉時
伯子與齡亦舉于留都世人爭豔慕之先生泊如也
公車報罷還隱几土城山絕足公府臨流蔭竹嘯詠
竟日內足于懐時歲澇甚大風偃禾又多虎患先生
作悲哉行猛虎行以見志愀然有痌瘝乃身之痛焉
已丑以第一人舉于南宮　廷對舉第三人授翰林
院編修與焦弱候修撰讀書中秘朝暮相激勵于是

薄文人習顓力聖賢之學與其弟奭齡書曰向時迷陋視一科名爲究竟地政如海蜥矣認魚背謂是洲岍與可痛也弟聰明應早悟此勿似而兄辛卯伯子奭齡復下世宗伯公悲且病先生亟請　告歸慰解老親退與其弟奭齡論學研幾析義惟恐或墮常曰吾輩依文解義固亦了然然遂可謂聞道乎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夕死未得終非聞也每相對欷歔恐遂浪過此生臨期撚亂于是兄弟朝夕相徵論不倦間微中則宗伯公亦爲解顧不知病之去體甲午

奉宗伯公命詣　闕補原官同修國史乙未分校禮
闈得湯宮允嘉賓輩十九人皆一時知名士與公安
袁宮諭伯修南充黃宮庶平倩日事研討大有詣入
乃與弟奭齡書言此事本非難構讀書人聰明聞見
自塞自碍耳小說中所謂只許輸不許贏只許退後
不許上前是叅究妙訣又云吾近與伯修輩遊銷釋
拘累受益不淺然尚有不疑之疑須于虛空中大踏
一步方始淨盡耳是年考滿　上推恩所親復請告
歸定省宗伯公宗伯公疾瘉間出游問道至吳與吳

令袁中郎語三日游洞庭以歸上剡溪謁海門周子
質疑送難所往復書紮數百言不具載然每自撫膺
嘆曰吾此中終未穩在一日讀方山新論手足忭舞
曰吾從前真自生退屈矣戊戌宗伯公辭世先生率
弟與齡祖齡共寢至室中讀禮之餘靜默相對而巳
服闋奉太夫人攜幼弟祖齡入　京師復補原官亾
何轉太子中允撰述　制誥時　東宮覃恩廣被庶
官　綸綍塡委如山先生體羸苦不勝急思解去未
果會黃平倩及王大行道安五六公皆先生至友昕

夕過從道韵標舉學者以目因他有所攻以撼之先
生曰見幾而作玆時乎月餘平倩以疾去先生請命
于太夫人不可于是謀改徐爲引身計而當事者苦
不相舍不數月以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典
試留京事竣奭齡亦舉于浙歸報　命拜太夫人于
堂喜可知也時王道安復以使去先生居長安塊肰
無徒日夜念會稽山水太夫人又宿病火苦煤食歸
計遂決甲辰之月充廷試受卷官頃之上疏言病狀
乞骸骨不允再上乃得請旣抵家太夫人病甚居期

年　詔起國子監祭酒先生慨然上疏言臣母年已
望七痰火沉綿臣爬搔肢體每切寒心近出戶庭輒
驚啗指臣聞陽城爲國子司業生徒歸養凡二十人
使臣棄病母狀第趨簡書千里外不孝之尤　陛下
方以孝作人安用臣爲疏聞　詔以新銜在籍先生
欣然奉母嗜學有加焉故所慕豫章李楷山子授龍
溪子風旨先生于弟輩志學者爲祉而事之先生嘗
貽書開解云所謂死後活絕後甦乃是眞活又欲寫
中峰錄中數篇相印云與今人硬差排者同否卽此

見聞非見聞此關不易破也樵山子聞而善之至是遇武林湖上先生迫以歸小築曹山餐臥一室共研此道而中丞紫亭甘公來撫浙迫主天真講席旣治虎林書院復來聘先生爲謝不往戊申太夫人病亟先生焦心醫禱顏色爲枯己酉二月竟不起先生號痛幾絕先是朝論鼎沸槩逐浙產波及先生先生不爲動惟仰天泫然曰使吾母能百年者望齡即沒齒捐弃亦復何恨自是與弟奭齡葷伏塊寢苫痛稍定閒亦閱書祖齡從問老莊滯義先生隨筆疏釋竟帙

玄詣因曰讀書在神會無徒爬搔華膚之間即如莊生言儒者所不道要其旨歸不大謬于孔氏執芻狗蘧廬之說而攻之渠亦未肯心折也以何遘疾疾未幾遂奄然而逝距太夫人終堂之期僅百日于時士廢書賈廢市里族遠近人皋皇皇如舜壼先生可知已先生寂心冲氣精采內斂弁歛自證不求人知登惟科名功利不入其胸即古今文詞學者所尊尚先生弗鶩也生平所服膺文成教最篤大指在動賢祠及文成碑記中于宋悅慈湖手輯慈湖金鏄近世說

龍溪子近溪子輯肝江語要龍溪書輯夫就也未殁
前數日讀王奉常搪南楊宗伯復所書猶手自節畧
曰是可為學鵠又雅稱晦翁醇至曰此戉足范來學
防末流猖狂之習　高皇帝功高百王纘是繩訓多
士旨淵哉以故先生參證本心通悟徹底可與近溪
入室而孝友醇篤未嘗高縣解而遺實然也所得師
表人有餘而常退居學地有片善即凡流單士披襟
下之自奉寒儉居仍三楹俸入奉二親餘以及族里
交知歿之日囊無鏹金篋無尺帛門人山陰令余君

孝廉王生太學生輩爲之賻襚乃及斂焉月餘郡人列其行上督學使者豫章陳公陳公重風教廣厲學官遂檄下郡邑祀諸鄉賢併陪文成祀且疏請易名比于魯文恪鄒文莊五六公此非私先生要之蓋棺論乃定矣先生居嘗與弟奭齡輩聯牀共被未嘗數入內以損至變亦竟以是無子而于奭齡子屐平所著有制草若干卷功臣傳若干卷未竟晚若淬心問學榜所居曰歇庵以休之學者亦稱爲歇庵先生得年僅四十有八有歇庵集鼓卷藏于家

外史氏曰文成致良知三字符上接周程以遡孔門明德之宗及門之士龍谿子妙入其解而近谿子獨見赤子本體慈湖活潑言下先生聞而知之矣先生氣寂用含而機力甚迅使當世任重豈不恢恢乎哉志業未竟而嗣以傳模楷來兹亦非不幸也

憲副黃公傳

巽庵黃公吾鄉先進之清恬簡樸人也公爲禮部司務時予見公京師心儀之已出守汀州余友唐美承侍御爲公屬曾亟稱公長者多惠政迨公翩然林中

簡出不數數見亾何公逝矣公子伯仲余夙交持公倩錢國維銓部狀來徵傳國維又予莊友也彼生平不妄許可人而以私婦翁哉受而傳之公諱應奎字文煥別號翼庵歷官汀州太守稱憲副者閩兩臺重公以太守賦歸來題加公銜風遠尚也公先世從蕭山徙錢唐詳志狀中不具論贈中憲公鎮谿達多行義配葉恭人次取王恭人是生公公生而端穎贈公早知其不凡最憐愛之十四補博士弟子員起俊聲里中石橋蔡公亦心識公不凡許以女即元配蔡恭

人也未幾贈公殁公哀傷甚痛不早自奮身慰翁于是委家政蔡恭人而以田宅美者予諸昆弟瘠自予發憤入靈鷲山研經析義旁及諸子史亡所不逖覽亡輟寒暑如是者三年坐榻爲之穿丁卯督學震崕楊公大奇公文置第一是秋試遂得雋親朋爲公加額稱喜而公哀傷泣下若贈公初殁時謂不及見也繼王恭人逝公車再報罷葉恭人年已七十公浩嘆曰母老矣向所追悔吾翁不及覩而貽吾悔乎庚辰謁選爲安州學正亡何葉恭人復下世公跣而奔哭

泣服喪癸未除補廣德州學正人皆惜公遇絀其道
而公勿以官冷自非薄州諸生才行高等者公賞識
之飄薦之州刺史後多成進士去于是擢南國子學
正六館之士不戒而肅大司成定宇趙公天下所宗
仰獨心重公戊子轉禮部司務公明習掌故大宗伯
與諸曹郎有否可需公議定于是陞比部員外郎
人謂公長者於法或小貸而公屹如也中官郭某以
撻馬卒被誣奏匿故馮璫贓巨萬人懼不測郭自分
死矣公廉得狀出之竟坐妄奏者郭介塾師馮奉千

金爲壽馮素憚公終日不敢發卩郭大懸服去第金鑄公像焚香日夕拜而已中官李時以恚怒致嫂死匿內庭拒不出公抗疏請出訊之　上遣小黃門偵公諸貴人亦多爲時緩頰庭訊時環而睨公者數千人公厲色曰臣法官也法自貴近始竟論如律大猾常鸞隷優伶籍交通權璫虎而翼嘗拉殺良家子數人埋後園莫敢問公發其罪狀下之獄鸞載珠寶相餉爲解公怒麾去竟論死一時豪貴爲之斂手賕至矜宥小眚每熱審時原而出者數十人生德所至郎

徽墨赭衣人爲感泣焉丁酉擢知汀洲府汀僻閩西民多依山菁爲盜諸胥緣爲奸民亦有悍舞文者公禔身貞白輒先諸寀屬問民疾苦若其身病而不忍以督責先如保甲鄉約法世卒迂腐眎之公實意舉行旌良鋤猾不遺餘力而謂士民表也捐俸飭郡學廣厲博士率弟子員課業其中而上下之士燦然復興又討軍實清汰尺籍而賞罰加焉凡城雉橋梁社學河稅醫藥局囹圄義塚與旱潦禱祈一切關民痛癢事公精誠行之而有碑功頌德者又嚴謝之直指

使者交章薦公治行比召父文翁淸白比楊公四知
司銓者方不次擢公業推憲臬者三而公意不屑也
自維祿仕爲親敬事爲君儌　天子寵靈吾親兩被
封而吾稍稍矢力官下兩念伸矣何官爲遂決計移
疾當路再三勸留之公竟不待報歸汀父老子弟攀
臥遮道若弱喪呼慈父而公飄然自引去兩臺仍會
題請加公副使銜以風世謂鴻飛之與羶戀致固縣
哉公歸而行李蕭然搆一椽于初陽臺之巔湖光江
色時在襟帶或著屐登歷或焚香宴坐于世紛外玩

泊如也居佰手一編乃許旌陽忠孝集而人見公老而神王疑其好神仙丹藥術公笑曰生死晝夜任天乘化而已起貪生一念留形人間世即落陰趣矣達者聞其言益高之公生平無回行無綺飾語不喜聞人過失人盡可親而涇渭澄徹不可溷有司素高公品會舉鄉飲禮郡守聚吾李公造門敦請必致公爲重公尤廉取予一介不妄入位至二千石而蔬布廬屋不異寒士顧篤于人倫昆弟四人歿者爲葬存者爲養寡嫂及姻黨之窮無歸者推解與共之時時存

濟人心每稱羨范文正朱晦翁義田社倉事不能倣
行臨殁猶以遺澤囑諸子令力行勝事廣吾意無忘
吾言吾目瞑矣公以戊申十一月十有六日翛然而
逝神氣不亂先是公伯子達夢緋衣峩冠者數投刺
謁車馬塡溢云十六日迓公行至是驗云嗟異哉神
明之德生死同歸者乎公舉丈夫子四伯某仲某邑
庠生孫男五婚嫁皆名族得年七十有七
寫庸子曰黃先生眞所謂清恬簡樸人也處不急名
出不競位當其爲師靜正士模如無事人至入法曹

即權璫斂手責育不能奪乃爲守又稟稟布德似寬和次公何也其學道愛人者耶世疑公好神仙丹家言余疎接公未及窺其深然遺官如屣歸來乎西湖養恬穆修以視浮沉五濁人翩翩乎仙矣

茅薦卿傳

薦卿茅姓諱國縉吳興歸安人鹿門先生仲子也余交薦卿而兄事之者三十年哭薦卿又一年以傳薦卿輟泣然廢也弗傳弗能已也薦卿事親孝兄弟友與朋儕交披衷蹈信服官惠而勤爲德于族里與故

人子弟甚博所著詩文有萩園草刪漢晉史行世俱
簡琢有骨幹近古作者諸公碑誌傳記詳哉言之矣
余不具論論其遺者薦卿身不盈六尺面滿目秀而
背戚鬚疎疎數行下施于胸飄如也生而機慧又堅
決精悍嗇于用物而好奮發名義不隨人寒煥擘畫
匡濟事求可功求成不喜爲浮言夸論戊寅邀予下
帷茗城時鹿門先生課秭嚴薦卿晨朝伊吾不絕而
間一持籌問家人產輟即提管當其握管鑱思瀝血
精如抽絲奕若流雲若不經塵務然者其心淸氣壹

吾弗及也鹿門先生故以文章雄視一世亦多財爲
槖而伯子曰翁積者又豪於詩酒不屑爲檢押家聲
幾落薦卿惕躬嗜學以攻苦振起之屹如也伯子所
以畜薦卿甚易而薦卿嚴事伯子幾于事父當伯子
爲外家厄難時薦卿急無從解免褻衣帽入公府持
外家袖號哭挽之出左右爲雪涕卽伯子亦淒愴動
事鹿門先生惟意所往輙先迎之有不可又隱救之
先生微病卽晝夜侍病疽壅不得出醫家爲搖手捲
鼻去薦卿盥口親吮其穢毒盡而先生霍然起揮涕

向親朋曰仲兒眞孝子也薦卿十七補弟子員廿歲
入國學鄉試凡兩絀益刻勵爲文不襲人一語余與
對壘稍以拙速勝之精英弗逮也辛巳乃得從予交
劉柳之憲寵壬午共筆研𤥨水柳之下筆精洸高亮
而持身眞卓不屑爲文士習薦卿恨交劉晚于是三
人篤昆弟誼動以古人相砥礪予稍病懶慢而薦卿
文學操履日益進茹苦歷艱當其所必往妻子不以
告予嘗謂薦卿堅忍不拔可以當大事樹鴻鉅之業
爲國名臣柳之亦云而薦卿自癸未成進士拜章丘

令召入爲御史僅歲餘載調淅川令擢南水部已補北水部治河司夏鎮而以勞瘁卒矣俱未足竟薦卿之用然薦卿兩爲令多惠政俱歷荒歲所救活民以億萬計兩邑尸祝之爲御史三上疏俱讜言而爲南北水部主事壹意節嗇裁浮費佐縣官之急中貴人不得爲奸利最後晉郎中秋司夏鎮會議疏黃泇二河役日夜焦勞建三閘蓄水廣渠以濟漕漕濟而身病竟不起客過鎮父老至今有流涕者斯可謂以勞殉國者已顧宦達之士急功名而後其親者有之不

得志則侘傺無聊余觀薦卿以御史被讒歸也惟日侍鹿門先生爲愉快築園舍傍曰萩園使其弟維負俊性延予講易其中與二三詞客相嘯咏移日有終焉之志巳以鹿門先生迫起官南都亦時時歸省及先生九十春秋時擊鮮稱觴萃海內名流歌誦千秋更不知人間世有何樂可以易此巳又迫往又歸則及先生大漸進湯藥祝含殮哭泣躃踊極人子所自致生養死哀畢世無憾人以爲薦卿誠孝之感與其時會豈不然乎喪除薦卿以司空郎報最當貤贈以

先生故中飛語落職格于令抗章明父功請移封復故官凡七上竟不得薦卿大失望號哭數日夜書抵予長安時血淚猶漬漬下其至性如何也則何必論薦卿文采吏事與他行義似古人可以不朽君親之間卓卓若此此亦足傳來世矣流俗之人亦有不盡愜薦卿者蓋薦卿爲人質慤不泥交游不能爲呴呴熱語相向吾友吳允兆所目嚴冷似之賢者誠知其人卽肝膽生炎以之矣歟不恒醉逢知已一醉卽慷慨發論多繩墨道義之規亦欲自見其生平嘗願得

一大郡芟繁汰奢歸之雅化或一當疆埸伏羲樹非常不盡酬而生平名業亦竟不違其所言悲夫薦卿歿則孰有如吾薦卿者也

贈侍御石門吳公傳

粤南海石門吳公以文學行誼重于時沒三十餘年而有子侍御君用潛以年甫十二見背嘗公墓僅識歲月日未及著公生平昭來世以爲痛乃日奉母黃孺人嗚咽耳語與里族人所稱述手自次爲狀以誌若表徵諸兩史氏而屬不佞汝亨爲傳且曰知吾子

之能不泯先君也亦惟先君不辱子之筆汝亨謝不
敏弗敢辭也按狀吳出延陵系其繇南雄珠璣里徙
而家南海之河村自始祖某公始村環河水而秀形
家指其地當有異人出世隱于農八傳而至敦素公
某魁梧喜讀書薄俗之爲火葬者而卜三世藏于名
山是生竹廬公璉起家進士後先令合山進賢二邑
有惠政邑俱祠祀之如桐鄉于告終養以子某公貴
進封戶部員外郎祠郡鄉賢竹廬公舉四丈夫子而
季爲別駕少巖公曰允裕者配周孺人則公父也公

諱可鎭更繼鎭字元圭別號石門生而夙慧七八歲
即嶷嶷矜重異常兒十五補郡博士弟子員能文章
砥礪名行每督學使者至舉以冠諸生超等遇之性
至孝少巖公早歲攻苦下帷至損明迨舉孝廉益甚
公奉杖屨几榻間十年不懈時時搏顙籲而呼曰天
乎安所得肘後方以賜吾父明一夕少巖公夢神人
來鍼其兩眸子血淫淫下授之方覺而起輒能見榻
下屨如其方服之明如初論者謂少巖公盛德致然
抑亦公孝感也而少巖公遂復能作宦遊之燕之越

之楚已官四明別駕公俱從而司四明理高公士雲
閒人少巖公與同寅雅重之令公北面日相與論文
析義公往往標名理解人頤高公乃推席避曰吾非
若師若吾友也壬子趨省闈試幾列賢書而主者以
郡溢額汰去士論惜之復定省四明則有母周孺人
之喪公痛哭匍匐扶櫬歸葬祭如禮亾何少巖公以
夙疾賦遂初寄傲林間者十餘年公進而萊舞娑娑
膝下承餘懽退而與諸生過從者揮麈談易怡如也
亾何少巖竟捐館公所以哭泣哀毀如喪周孺人時

伯仲子先逝而季與諸姪在公獨以身弖大事不以
煩季若姪曰此吾所自致蓋公篤內行孝友敦睦其
天性也故與伯仲季共一室監不能展膝公自購鄰
地拓爲園迨析箸仍應得原居而安之置園不問族
人某者有急難挾田爲質公亦窘無以應則寧鬻巳
業以殉曰吾不忍其當厄而昆季輩田壤相錯至有
越畔而取以益者公悉置勿較也豈惟諸昆少嚴公
故嘗輸金於官得瘠田一區旣腴而穫一孝廉某者
利其腴瞰公素不詣公府計攫之郡公持不可猶虓

耽不巳公慨然曰是餓虎也不啗以肉而與之爭耶
且爭與讓孰多竟予之田人嘖嘖稱長者公所爲推
讓多類此而至關大義則屹然如山不可動少嚴公
有媵人子二人綴吳姓輒卵翼之成立及請入宗祀
公峻不許曰吾不市一時恩亂百世宗法也嗟乎公
操履如是令得致身青雲展行義豈不亦卓然有竪
哉顧自爲諸生九射策當壬子僅得之而失歷辛酉
丁卯俱登乙榜不第逮以廩需次應郡貢稱選士而
獨格于例古所嘆七十說而不遇立談而封侯豈非

命乎然公不以是少隕其志家卽落時時召賓客放懷詩酒爲娛巳復太息曰吾身可晦吾家世千秋柰何晦之乃取先系以來宗族譜按昭穆倫次幽顯手自詮訂寒暑不移幾卒業而忽奄然逝矣悲夫公得年五十有四舉子二長某次郎侍御君也龍沒之日侍御君方童年巳嶄然見頭角公遺就外傳課之嚴時時顧而樂之嘗謂黃孺人曰吾以諸生老勿用而潛是兒頴名之曰龍其以潛用乎能躍能見能霖雨其馴之勿逸而亢也而侍御君竟用公之潛以顯公

其以永豐令秩滿則贈公文林郎如其官令 上覃
恩復有贈是稱贈御史
寓生曰士君子所不朽于世豈必以潛見卽潛見豈必以身易不云時乘乎哉夫以石門公之負才績學歷九試其以孝友推讓著長者行于德里令 朝家不以制科束天下士如漢詔郡國舉茂才賢良以闢則公且兼之於顯融何有而竟老諸生間時也公沒三十餘年而侍御君出匡朝濟時茂公猷之烈纚纚者方來語曰不于其身于其子孫諒夫曩形家所指

村河之秀有異人出當不虛也

蔡中憲公暨郁恭人傳

封中憲大夫蔡公暨配贈恭人郁氏者余同籍伯達氏之父若母也伯達傷恭人之蚤世而弗逮祿養中憲公捐館而弗及覗含歛也其遭奇窮而高行碩德堙沒不稱也于是乎含哀追慕流涕泚筆手自爲狀以請銘于元輔葉公而屬不佞亨爲傳中憲公者諱化龍字子懷別號敦臨生而魁梧倜儻有大志甫二齡而父臨川公不幸以溺歿賴母徐王母嚴撫教之

稍長卽奮發讀父書爲文務本原經術遠則韓柳近
則王唐諸大家以爲法文成輒琅琅豪自吟睨視流
輩流輩謝弗如竊餘靈得雋去者纍纍而公試數見
詘其矻矻誦讀自若時從唐一菴杜靜臺兩先生遊
精研性命之學二十三娶郁恭人恭人故大司徒郁
公莘裔高隱樂耕公女也年僅十四端靜嫺內則輒
體公意事姑徐王姑嚴奉甘旨適嗜欲于徐所愛女
嚴所愛孫委曲承之各得其歡兩姑皆稱孝婦亾何
母徐嬪亟公偕恭人籲天乞減算益其壽竟不起躃

踊幾絕大母嚴復相繼逝拮据營葬如禮而公父尚
藁葬乃殯母于五父之儔上漏下濕公夫婦相與日
夜馮棺哭甚哀聞者莫不雪涕會公伯兄慕川公有
仇公出身誓必報而同學者貴人子反爲仇居間計
殺公公發憤條列其素豪橫魚肉人侵占人田廬百
千諸不法狀上于郡郡按之皆實坐貴人子城旦而
盡追還其所侵占者鄉閭大快貴人子愈怨恨公陰
中公以他事逮繫獄伯達年僅十二貸母家脫粟爲
飯豆圜扉而入跪奉公公分餘飯噉囚之餓者而諭

伯達曰兒毋數來吾此中依臯陶而友西伯吾亾恙歸語而母非父歸矣伯達哭失聲豆圜扉而出還白恭人母子復相抱呼天而問之淚淫淫雨下也踰年釋歸公居室嚴而恭人劑以婉順或怒批其頰亦笑受之族或有睚眦公者往往以恭人內解公用感悟相愛敬彌篤是室偕公難老而竟以公嘗難時憂悸百疢一生心胛交損萬曆壬午冬病痢没僅三十歲云是時伯達年十三公內傷恭人而訃幼男女不可無母更娶張孺人然而貧窘甚矣人謂公遭大難後

敷受窘氣挫必廢書而公手所錄古文詞先正制義矻矻誦讀如初因日以課伯達讀不成誦不已每拈一題父子自相師友落筆不驚人不休甲午大試督學伍公奇公文而拔之曰此海底珊瑚枝也以高等補諸生伯達先三年辛卯舉于鄉后七年辛丑成進士而公猶困諸生中輙嘆曰老驥困鹽車而汗血者于里乎抑命也益奮發下帷遇主司試亦必奮筆往冀得一當識公者相慰勞曰公不見四時之序乎將來者進有子矣公且休矣于是公擲夊注而從伯達

于莆習其所以令莆廉平狀喜曰兒如是吾亾憂趣歸放株壑之致與里中沈方伯叔專吳布衣允兆輩結淨社放生種流水長者因得伯達寄俸爲創義倉如陸莊簡故事戊申祁大浸伯達自錢城還囊錢甚澁公悉出之易粟分賑諸空乏者不給公嘆曰兒爲廉吏固也使我爲德不卒公天性好施又念身歷窘難人以緩急告者不忍拒必傾囷倒囊而付之甚有持田廬券質子錢者往往轉貸應之久且還其券不問也宗戚交遊待公舉火者數十家嘗買百金之宅

居其兄捐旧四十畝贍二姪二十畝祀曾叔祖妣歲割膳具延藥師教授里中兒尤喜奬掖後進手自㸃定其文不倦襟度爽豁客常滿座而折人過不少恕排難解紛惟恐其後而恩怨向背不介于懷有古俠烈之風嗟乎令公命達身致青雲竟其所欲爲而郁恭人將順其美所以樹功布義于世寧有既乎哉公拜南武庫郎晉中憲大夫泉州府知府皆以伯達秩滿封如其官配郁贈安人再贈恭人賀者在門公太息曰吾兩人則藉兒徼寵而置吾父吾母何地乎泫

然文之間一冠帶謁客即笥藏焉已未伯達以閩觀察入　賀便道稱公觴請急留侍公怫然曰豈其遠老吾邪兒不之官吾且不食伯達勉赴建州未半載而公没矣公神素矯健無他嗜好獨僻六博戲每當局自朝至丙夜不輟諸老人不能當没之前猶與客呼盧爭道暮稍不豫進湯劑寢臥無他亦無私語詰旦吉祥而逝庚申秋也蓋公自甲寅病疽夢大士授記而瘥皈願西方晚年益深瞿曇氏之旨故胸中能掃除一切而翛然獨往如此得年七十有七公別號

敎臨而以繼述名伯達兄弟義取易臨之上六坤德自居而俟二陽之進于後且不忘臨川公也其先倣于周蔡仲逮宋有秘書郎源者扈蹕居臨安生三子長維孟徙吳洞庭之西山十六傳而生林屋公羽官翰林院孔目幼承孟徙淸溪之小山十七傳而生白石公汝南官至少司馬次繼孟徙苕溪蔡塔又徙嗣庄越數世爲筠軒公琳琳生季子恂恂生喬喬生用章是爲臨川公生丈夫子四人長善繼福建按察司副使即字伯達者也次善述善治善養述治爲烏程

諸生孫男亦四人俱森秀玉立蓋蔡之三宗代有聞人伯達爲後勁而嗣伯達起者未艾公嘗摩弄諸孫置膝上曰吾食報者其在子孫乎

寓生曰以余觀敦臨公行事豈非古之特達丈夫哉要亦有天授元輔葉公所以銘公者曰儒行曰俠節曰禪悟各以時表見余以爲此三者異名而同出敦臨公性至堅磨于世砥于學而不受挫故歷貧賤患難訖死生之際其氣皆有以自勝非曰爲儒爲俠爲禪而已儻孔子所云剛毅近仁者耶恭人視公不嗇

年而齊德俱以觀察顯必而不亾等耳彭殤勿問也

贈給事中何公傳

贈給事何公者予同年給諫何士晉父也諱其孝字惟達別號養心其先越定海人宋丞相執中之裔遠祖諱仲昇者明醫術隨其子官常州會大疫投以鍼石立起於是土人曰神人也是生我爭卜築迎養仲昇亦樂陽羨山水遂畱不去因爲義與人十餘傳而及溥溥者公祖也性慷慨施與舍傍有大溪病涉捐貲橋焉里人德之呼爲何石橋生子樞志不敢諼遂

以石橋爲號石橋公醇謹特聞偶一醉失容三月不庭子三人季爲贈公生于橋成日里人以爲異少習舉子業不售慨然曰吾翁老矣而家漸落三子爭爲儒售不售未可知誰爲吾翁蓺黍稷者於是躬課僮奴耰鋤機杼無遺力家復起而石橋翁𠑽兄弟三人出分公請曰其孝習勤苦能生產作業兩兄不能願處其瘠於是庭宇取湫隘者場畝取确鹵者臧獲取老羸下劣者兩兄甚宜之未幾伯兄𠑽產亦盡公葬埋已所事嫂孀字姪孤饔飧婚娶爲備至且非獨如

此也族弟其才業賈而折閱貧無貸以告公公有質錢二佰千悉以委之後不果償公不問也狄甥同姻亦賈其人專愚每賈必敗敗必請復貲背公出公終其身無厭色故人王懐東喪家無歸公收而衣食之者三十年隣人王四貧請爲奴公笑曰若吾隣也而奴之可乎予十金令販粥自立逾年而其人大獲能娶婦日焚香祝公也至于環公而居者東西數十里凡兩暘災穜畜器具缺葬埋醫藥不給公貸資之前後無慮千鍾有負者公亦不問也葢公長者慷慨好

義有父風所振窮扶急爲德于親戚鄉里甚厚天道
與善識者謂公食福報宜如取諸寄而孰知事固有
大不可知者公年四十矣始娶于黃黃早卒無子族
凶悍子某竟奇貨視公挾所有田宅迫之售即售迫
益價輙益價甚則竟奪去又甚則轉而售之他人公
悉忍不較也凶子且曰是孑孑者産固吾産而彼以
爲予吾耶未幾公繼娶孺人錢所佐公行德好義不
倦于是給諫生某甲大失望恨恨不已外連凶黨謀
公益急挾諸惡少伺公上丘壠所過官塘山麓間爲

鷙鳥伏突擊之公幾殆天幸得不死而錢孺人竟以是憂悸成疾遂不起公益心動娶吳孺人以撫有給諫給諫纔六齡耳吳孺人愛護之甚于錢公甚喜而謀公者益轉急借族人偵他事夥黨數十餘人伺公入城過松塢撲擊如山行時折脇挫骼血淋淋被衣袂舁歸天幸扶以奇藥又得不死而某固謂公已死佯咆哮奔言代孤兒赴告陰實謀害之孺人覺從間道攜兒行外家匿免于是奸人計失而心度冤種在不能已乃詭某奸人揑爲公首盜狀狀無贓縣坐公

誣招成公方呻吟床笫間隸人乘以逮公下之獄輸鬼薪公昏昏不知所謂吳孺人聞之急洗橐贖公還公病創甚不能起大呼給諫曰我死也爾不能報吾仇毋埋吾骨遂死而凶子輙自快得計嗚呼豈所謂天道也哉當是時給諫纔九歲孺人憤痛立求死給諫持母號曰兒不能獨活奈殺父者何孺人泣曰兒不忘父仇我寧舍兒乃忍不死是時殺公者併陽言殺兒孺人日夜驚悸計抱兒遠匿朱公所而昕夕持刀自衛然公之遺產倉庾牛羊僮婢盡爲羣凶有矣

孺人無衣食至傭澼婦家自生活且給兒讀如是數
年而給諫漸長就試孺人手成二縑曰一鬻以資汝
一待汝試有名青之以爲汝衿已而此二縑復被竊
去孺人不得已復貸于族得二銖以往其人曰趣倍
償我嗟乎當公夫婦爲德時宗族人周渥以免于饑
寒不啻千萬齷齪子假二銖忍弗能弖且刺刺不休
彼固以爲我不爲虎以噬若母子則三代之民矣人
之善惡相去爾乎初公大父時租入歲數千斛出入
止一斗及公沒不改里人稱何家三世斗而是時孺

人母子絕粒未聞有升勺之報人情大可覩矣給諫之始爲諸生也孺人出公歛時血衣給諫問此何等衣孺人語之故給諫哭孺人亦哭母子相向且織且讀悲哀聲徹戶外聞者亾不流涕自後每祭奠曝衣庭樹樹爲之枯一夕夢老人手紫芝告曰而家寃三七乃雪給諫雖悲喜集不觧所謂萬曆甲午給諫舉于鄉孺人復出血衣相抱持大哭仆地未幾歿又三年而庭樹產芝色紫給諫且喜且泣曰夢不誣我天爲我報仇不遠矣明年戊戌成進士給諫抱痛乞差

歸囚服請直指流涕被面嗚咽具言狀直指憐而寃
之盡執內外諸凶人抵于法葢自公之亾三七二十
一年而仇始克報吳越聞爭傳之以爲人倫中一大
奇快事給諫通藉寃事白始爲寧波府推官贈公官
如子三母皆孺人已選入爲工科給事中　天子加
恩近臣又贈公官如子俞所請歸始克葬嗚呼殺公
者咸以飽野犬狐狸之腹汁流于渠骨暴于野而公
夫婦哀煞綸貴光于宅廬布衣之老驟膺天子耳目
喉舌之寵幽與明一也九歲孤兒朝不保暮者今且

嗚珂執簡得抗顏　人主之前可否天下事亦榮矣孰謂天道果遠而爲善者無益也予與給諫同舉進士初亦略聞公冤不甚悉及給諫有陳情疏語甚惻怛　上憐其意付史館士大夫聞而悲之以爲前有趙武子今有何子士晉可以警世助流教化非爲給諫也然給諫所以報國家宜何如哉吾年友李振之有何贈公別傳語更具

黃子曰予覽給諫陳情疏及李子所爲別傳爲之髮竪巽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方給諫舉于鄉佗者

暘置酒謝伏刺客叢恭將起爲二虎所搏幾死乃已
及後上春官禱于忠肅祠中佹者亦與夜半忽狂叫
鬼卒縛我逾年暴死子女竝絕其嫡或斃杖下或自
經疫死疫者見緋衣人栲訊殊酷屍俱靡爛無可收
或爲豺犬攫噬立盡造物者何不相忘于無事故生
凶人以肆其毒貫滿而又誅之徒使雷霆斧鉞日相
尋于天下而史臣文士得續書爲文章舒所憤快以
別用其誅奸旌善之權抑人性惡非此無以驚悟憒
憒耶于幾不能窺其際昔田蚡殺魏其侯蚡病將死

見魏其又見灌夫袁絲潛殺鼂大夫亦有怪卒死于刃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其盛矣乎

沈慈母孫孺人傳

沈慈母者余友孝廉沈無回嫡母也誰無母氏而獨稱慈母母之孝義才略俱當世閨第所僅見而以慈特稱稱其至也余蓋讀無回所涕泣述母者而悲之母孫姓父後山公母章孺人次女孫沈兩氏世以素封著而母年十九歸烟江公則烟江公父醴源公已辭世去值家數燬於火中落烟江公尚帖括舉子業

仲季甫勝衣未立兩姑在堂曰顧曰陸稱寡而毋以
新婦當室晨起執炊次第上兩姑食退哺仲若季又
具饔飧飼烟江公於華津洞中而已腹嘗後時枵也
凡爲婦七年而顧姑謝世又二十九年陸姑謝世兩
姑皆篤老毋爲朝夕治滫瀡以進病則浣滌中裙厠
牏不委諸諸獲六十年一日也姑氏每仰天讚嘆曰
微孝婦而吾怡吾老寡乎烟江公中歲棄書能計算
以時生息如鷙鳥發家駸駸復起毋內佐烟江公醇
鮮饔客慷慨好施寻赴人之急惟恐不及有義士之

慨焉巳公慕冲舉厭棄家政又薦歲儉寡入復中落迨烟江公謝世益落而母終始當戶拮据不倦無異其爲新婦時也於是乎有子孝廉君母故宜予年二十九即爲烟江公進姚孺人是爲孝廉生母姚事母良謹母之逮之幾無餘恩食同牢坐同席少而耦俱白首而不衰世未有也當姚初進時嘗語烟江公曰吾惟恐其不怡致損精氣弗子也孝廉甫辭乳母即攜與共臥起就婚之夕始免於懷七歲遣就外傅少郤母正色訶之未踰閾母還顧泣數行下曰少而失

學勞苦而病皆吾所憂也母所自出婁女爲孝廉長姊最慧當歸邵時嘗市二珍珥母即選其最珍者貯之語人曰吾將爲乳臭兒聘婦吾女奩可不須此也嗚呼至矣哉無回天授逸才弱冠爲諸生有聲癸卯舉孝廉嶽嶽自立嘗學砥節有古人風非母氏深怙恃兼義方其孰成之而竟不能需一日祿養此無回所爲拊心泣血而有餘痛也所以稱慈母者也母享年八十有四孝廉名守正無回其字云

寓生曰世不乏才婦人乃婦德難言之矣詩所詠葛

薦服儉蘋蘩修祀猶恒也即樛木之能逮下江沱之感後媵甦與沈母之篤至毛裏而以弁風首何哉古所稱孝子若曾閔而下大都皆於前後母氏嫡庶間極其酸楚乃稱無冋得賢母享上壽而猶悲痛不已此益以知母矣

徐長公暨吳孺人傳

徐長公諱世嵍字子靜兩松其別號也爲唐歙州别駕杲公後至宋世昌公主休寧學政因家焉元有誠四公隱休之城南市生道聰公逢異人授幼科秘書

徐氏始以醫特聞歷四傳皆名醫而永全公稱春谷
先生者醫益著配吳孺人是生公公生而慧悟不類
凡兒六歲失母春谷公繼吳孺人母之少治舉子業
數詘于有司仍習爲醫而神獨警悟奕奕出祖父上
所按治輒効有孝廉子以雷驚病悸不即痏諸醫莫
知所爲公至曰是心血佚也灌以乳扶之立甦朱氏
兒暴病時時作馬鳴諸醫亦莫知所爲公偵其家有
馬曰是必入廐中馬毒者也投匕亦立起其術奇中
多類此所全活人不可勝計然未嘗責報遇貧兒病

竟予之藥傾郡國人爭相迎致以爲秦越人復出薦紳先生咸禮重之以是餽貽之入事春谷公與繼母吳甘鮮輕溫之奉俱極驩而繼所出一弟二女弟推解與共稍長爲治婚嫁甚具不以隔膜視也居頃之春谷公繼母吳相繼下世公哀泣襄事戚易備至而弟與女弟亦皆先卒公痛甚爲之厚其殯斂而撫其子女如巳出蓋孝友篤摯其天性也又好義施能緩急人某某者娶無資告公公傾槖以應不給又爲之轉貸三從子貧公百緡逐什一之羨及折閱則坐舊

所貸於人者半以償已而化爲烏有公置不問凡負
公者度不能償卽焚其券可千金以是閭里人誦公
義無窮有不平得公片言卽釋有隱惡公隱諭之其
人卽愧悔不復作喜賓客與飲必盡歡乃已而性方
嚴不爲非禮所動尤不可亂以色年踰壯未有子元
配吳孺人以四媵進亦不安子而孺人晚乃舉二子
則以所置媵送之家聽其所歸二子稍長負才穎公
命之治舉子業所親謂公曰儒効遲孰與賢捷易兩
分之公感其言而終以儒者之道所及宏遠不與易

于是二子咸奮勵於學能文章後先補博士弟子員試於闈科第可拾芥人言公長者厚樹德固宜食子之報然亦吳孺人成之孺人吳名族淸偉公女也母潘夢彩雲夾日墜於懷而生以爲異徵不輕字人知公之魁梧非常遂許諾年十六于歸稱冢婦性淑順執婦道而通於大體一切視公所爲朝夕勞苦公伺服食起處無後時其小者于舅春谷公繼姑吳孺人自生事至死喪無所不罄力視公孝也與叔姒偕驩愛無間二女姑處則爲治女紅嫁則出橐中治裝殹

而痛悼之撫其子女視公友也凡公所施予軀從中
慫慂之惟恐不當其厄視公義也公艱于嗣然年未
四十即進以四媵尤婦人所難而天竟祚孺人有其
二子公津津期爲儒則孺人佐倚牗討而訓之嚴于
公壬辰公以天年終二子過毁則飲泣諭之曰而毁
而名無成與生而成名孰孝乎二子瘠稍稍損哀奮
勵如初文日益有聲孺人以此孺人後公八年歿臨
歿諸子婦跽請後言徐曰惟願和氣長在家庭和之
爲訓孺人所以内佐長公啓後人而恢徐氏之業者

弘矣公得年七十有五孺人得年七十有四二子長文虹郡諸生文龍邑諸生入北雍所謂科第可芥拾者也而孫男四人振振起詳汪民部胡比部狀中文龍爲余門人數過從是以得具論云

寓生曰人亦有言活千人者子孫必侯徐長公醫名冠當世所全活詎惟千人哉而躬孝義之行開于儒術孺人耦德耦年和氣致祥無成而代有終二子蔚起文學飄飄乎有凌雲之氣太史公所傳盧扁第以方技顯耳公垂裕遠矣

卷之十二終